

十

二

狱

宁三意〇著 THE INFERNAL

谜团最终揭开的一刹那

只是绝望的开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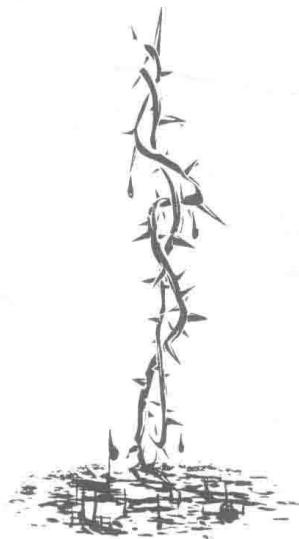
地狱第十三层

原来是一片无边的血海

血与火的终极较量
原始与文明的搏杀



THE INFERO



宁三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三狱 / 宁三意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339-4635-7

I . ①十… II . ①宁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9508 号

责任编辑：瞿昌林

责任印制：朱毅平

十三狱

宁三意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360 千字

印张 20

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635-7

定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Staread
星文文化

《金沙古卷 I · 青铜之门》

揭开被重重铁幕包裹的人类文明之谜，
破解千年古蜀王朝留下的惊天之局。
终极真相却比谎言和阴谋更加离奇！



故事简介

公元前 316 年，秦灭古蜀。对此之前的古蜀文明，史书简单记载为：不晓文字，未有礼乐。这八个字，掩盖了一切真相。

公元 1929 年春，四川广汉月亮湾，三星堆文明首次露出真容。

公元 2001 年 1 月，四川深山里一座普通村子，数十万虫子莫名齐聚，想要吞噬一个 12 岁的少年——杜小康。

公元 2001 年 2 月，某建筑公司意外挖掘出一座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——金沙遗址。

十几年后……

侥幸从虫群中脱险的杜小康，长大后被卷入一场诡异的凶杀事件，惊觉这些年一直给自己带来巨大困扰的种种幻象，居然都是真实存在的！

很快，杜小康发现自己成为几股神秘势力争夺的焦点，而他身边陆续出现的同伴，究竟是敌是友？

在经历青铜之门、巴蛇神、噬魂灯等神秘事件后，杜小康和小伙伴们逐渐解开金沙古卷的秘密，但答案竟然指向人类文明的最大谜团：

也许，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上，所有历史都是不存在的。

悬念力作 震撼上市



CONTENTS

目
录

第一章	乘客	• 003
第二章	燃烧	• 013
第三章	目击	• 022
第四章	画像	• 027
第五章	押金	• 036
第六章	痕迹	• 042
第七章	小青	• 049
第八章	讨论	• 054
第九章	热气	• 058
第十章	线索	• 062
第十一章	空屋	• 066
第十二章	冲突	• 074
第十三章	转折	• 079
第十四章	协议	• 084
第十五章	“幸运”	• 089
第十六章	小偷	• 094
第十七章	撤离	• 099
第十八章	化验	• 103



目录

第十九章	电话	• 108
第二十章	自燃	• 113
第二十一章	见面	• 118
第二十二章	输血	• 124
第二十三章	往事	• 131
第二十四章	消失	• 135
第二十五章	遗传	• 140
第二十六章	试验	• 145
第二十七章	血型	• 150
第二十八章	美味	• 156
第二十九章	独处	• 161
第三十章	交谈	• 167
第三十一章	谎言	• 173
第三十二章	误会	• 178
第三十三章	变异	• 185
第三十四章	林场	• 191
第三十五章	遗址	• 196
第三十六章	收获	• 202
第三十七章	线索	• 207

第三十八章	视频	• 213
第三十九章	建筑	• 218
第四十章	遗骨	• 222
第四十一章	失望	• 228
第四十二章	质问	• 233
第四十三章	透析	• 240
第四十四章	意识	• 246
第四十五章	暗流	• 253
第四十六章	暴毙	• 260
第四十七章	失踪	• 264
第四十八章	新坟	• 271
第四十九章	身世	• 277
第五十章	决裂	• 282
第五十一章	解药	• 287
第五十二章	怪物	• 292
第五十三章	结束	• 300
尾声		• 307
后记		• 310

引 子

佛曰：造作恶业当堕血池地狱。

又曰：狱中有恶虫，名朱诛，专门吸食罪人身上之血，令其干枯而死。

《地藏经》云：中有血湖，乃朱诛虫饮罪人血成故。

第一章 乘客

北阳市地处中原，虽然面积不大，只能算是三线小城，但临山傍水，历史也颇为悠久，几百年前就曾作为京城的陪都，所以有不少古代遗址和自然景观。虽说比不上西安、杭州这些老牌的旅游都市知名，还是有很多外地客人慕名到这里来游览，给这座原本安静的小城带来了热闹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商机。

比如民主街上的北阳府衙，就算得上是全国闻名。这片建筑群历史悠久，始建于宋朝，共历经近两百任知府，是现今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府级官署衙门，建筑共有一百多间，当地人都把它叫作“小故宫”。加上它位于市里的中心，白天游客总是络绎不绝。

但在当地人眼中，北阳市最有名的地方不是府衙，而是同样位于民主街上的“沸腾夜”洗浴中心。已经入夜，景点早已关门谢客，但沸腾夜洗浴中心正是生意红火的时候，门口十几米高的霓虹灯牌闪烁不定，俨然一副销金窟的模样，人进人出好不热闹。

洗浴中心对面就是条小巷，入夜后巷口摆起了不少卖吃食的小摊。

周源把面包车停在沸腾夜门口的路边，下车后径直走到其中一个小摊前。

摊主见老主顾到来，也不多话，直接下锅煮面，片刻之后一碗热腾腾的羊汤烩面就端到了周源面前，在大锅里熬了一整天的羊汤雪白浓厚，扯成双指宽的面条上面浇了红艳艳的辣椒油。

面条煮的火候刚刚好，绵软不失劲道，汤头也是没有放味精调料，是用真材实料的羊骨羊内脏用老火慢慢熬出来的。虽然几乎每天都会在这家吃上一碗面，但周源还是不由满足地点了点头。之前在外闯荡的日子里，周源最想念的就是家

乡的这一口烩面，别的地方都做不出这种味道。

周源慢慢吃着面，不时抬头打量着沸腾夜的大门口。此时已经十点多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该回家休息的时候了，但对于周源来说，正是开始做生意的时候。

北阳市是个旅游城市，说起来周源勉强也算是吃旅游这碗饭的。只不过他的职业是开黑车，因为他那辆破面包车并没有运营牌照，所以只能私下偷偷拉客。不过他收费公道，对外地游客绝不宰客，还能在路上兼职导游介绍一下当地的景色人文，算得上很有职业道德。有同行总说他太傻，拉到外地游客不宰白不宰，否则哪里挣得到钱？周源总是笑笑也不反驳，依然故我。倒不是胆小怕事，而是他太明白这种钱赚得不光昧良心，还很容易引起纠纷和麻烦，而之前经历过的事让他只想本分地过日子，不想再被牵扯进什么意外之中。

周源回北阳市不过几个月时间，干这一行时间不长，却很快自己总结出了一套拉客的经验。白天他主要是在火车站和景点附近拉活儿，路上一聊，外地游客多半会请他做导游，顺带着也包车，比拉散客要轻松得多。而晚上这个时候，没什么游客，但沸腾夜洗浴中心是客人最多的地方，客人出门不一定能马上打到出租车，他虽然开的是黑车，但价格比出租车便宜，总能捡到一些客。

“今天的味道还好吧？要不要加点汤？”摊主显然和周源很熟了，看周源快吃完了，关切地问了两句。

“不用不用，有客来了。”周源摆摆手，掏出钱放在桌上，急忙起身朝街对面的沸腾夜大门走去。他眼尖地看到从会所里跌跌撞撞跑出来一个男人，显然是喝得有点多，歪歪倒倒地走到路边停下了，看样子是要坐车。

那个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，周源刚靠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。他扶着那个男人，殷勤问道：“大哥，坐车是吧？车就在旁边，来，我扶你过去。”

那个男人看到周源的破面包车也没说什么，直接上车在副驾驶上坐了下来。周源松了一口气，毕竟不是每一次拉客都能成功。这里出入的客人都是有钱人，有些人见到他开的这辆二手破面包车扭头就走，宁愿多等一会儿出租车。这个男人也不知是不介意，还是喝多了根本没在意这种细节。

上了车，周源还没来得及问男人去哪儿，那男人就直接扔了五十块钱给他，只说了句“赶紧开”就开始闭目养神了。

周源心里一喜，看来是遇到大款了，不由多打量了几眼这个男人。

这个男人第一眼看上去还真不像什么有钱人，上身穿着一件有点旧的T恤，下

身配着一条肥大的短裤，脚上穿的是一双棉质拖鞋，鞋面上还印着“沸腾夜”几个字。周源心里暗笑，看样子这哥们儿喝高了，穿着洗浴中心的拖鞋就稀里糊涂地出来了。

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开了二十分钟，那男人依然闭着眼睛，没有要开口的意思。周源渐渐回过味来，发现有点不对，这趟活儿自己拉得有点亏啊！他看了一眼里程表上不断滚动的路程显示数字，心想这得开到什么时候去？要是这哥们儿真在车上睡着了，自己还傻乎乎地一直跑下去，这五十块钱油钱都不够。万一对方酒醒了不认账，那就真是哑巴吃黄连了。

于是周源咳嗽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老板，接下来往哪里开？一会儿要加钱啊，这都快绕城跑了一圈了。”他明白过来，多半是个喝醉了想兜风的主，现在他只想在这家伙彻底醉倒之前赶紧给他送到目的地。这么一会儿工夫，自己的车里都是酒味，他只能把窗户摇开到最大，散散味儿。

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睁开眼，二话没说，又递过来一张百元钞票：“随便开，再开快点。”

有钱人的心思真是猜不透，就算真是想醒酒，也不至于坐辆破面包车兜风吧？周源觉得挺有意思，不过也懒得管那么多。接过钱后他心里踏实了许多，心情也好起来，车里的酒味似乎也没那么呛人了。他还是想问问目的地到底在哪，一边下意识点了下刹车，一边开玩笑道：“老板，到底往哪儿开啊？这么一直开下去等会儿咱们就开到郑州了。”

感觉车子的速度降了下来，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变化了一下，渐渐凝固成恶作剧般的似笑非笑：“随便——不想被追上的话，就赶紧开快点。”

像是为他的话做注解，一阵发动机的突突声跳进周源的耳朵。他看了眼后视镜，却被镜子里的亮光给晃花了眼。后面一辆桑塔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追到侧后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，不停地闪着远光灯。桑塔纳副驾驶上坐着的人把头伸出窗外，正愤怒地挥手大骂：“停车！给老子停下来！”依稀可以看到他穿着深色的制服，头上戴着大檐帽。

周源愣了一下，还以为是警察在抓黑出租车，心里一颤，猛踩了一脚油门，暂时和桑塔纳拉开了一点距离。这个动作似乎让桑塔纳车上的人更生气了，打着远光灯不停地闪烁，骂声更是不绝于口。

周源这才反应过来，桑塔纳车上的人不是警察，应该是一群保安。可他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一副不追到自己不罢休的架势？难道是刚才超车时不小心

别到这辆桑塔纳，惹到路怒症患者了？

正觉得莫名其妙，桑塔纳却很快再度追了上来，半个车身已经和周源的哈飞面包车平行，周源抬头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桑塔纳上坐着的保安。

那个保安穿着的制服肩上有一排银线，样式看着有些眼熟。周源很快想起来了，这些人应该是沸腾夜洗浴中心的保安。他忽然想到自己车上坐着的这个客人，就是穿着沸腾夜拖鞋出门的，顿时有些明白过来，对方看样子不是找自己，而是要找自己拉的这个客人。

既然多半不是自己的事儿，他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下，转头问道：“哥们儿，你怎么惹上他们了？”

“没怎么啊……坏了，我好像忘了给钱。”那人拍了拍脑门，也不知是真忘了还是故意逃单，但除了哎呀一声之外，倒是挺淡定的。

“什么？”周源一阵哀号，猛踩一脚油门，“你知不知道沸腾夜是有背景的？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，人家要开着车来追？”

那男人揉了揉脸，很努力地思考着：“做全套多少钱？还有泰式按摩，对了，我还点了一瓶酒，还有一碗什么海鲜龙虾面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周源就听不下去了，心里鬼火直冒，忍不住开口骂道：“你居然做按摩不给钱？这下坏了，那帮家伙多半以为我们是一伙的，你叫我以后怎么在这块儿拉活？这不是坑我吗？”

这个乘客倒是真淡定，他回头看了眼后面紧追不舍的桑塔纳，看着外面叫骂的保安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想给，只是出了点意外。”

周源立刻做了决定，“哥们儿，对不住你了。我马上就停车，你自己下去和他们解释。你的车费我也不要了，留着给你买伤药，我可不想惹麻烦。”开玩笑，他可不想莫名卷进这种事里去。

“别啊，你停车，他们会连你一起打，弄不好车也会被砸。”那个男人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说的话让周源火冒三丈，却无法反驳。

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

沸腾夜一个洗浴中心凭什么在北阳市那么出名？还不是因为有特殊服务。而且这种场子在当地开了这么多年屹立不倒，可想而知背景有多深厚。它里面所谓的“保安”其实都是当地的混混，平时没事还想找点事，逮着这种不给钱还外带逃跑的，那还不朝死里整？真停下来，周源知道自己百分之百会被牵连。

桑塔纳追得越来越近，车里传出的骂声很不堪，周源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个男

人说得没错，从骂声中听得出来他们已经把周源认定是吃霸王餐的同伙了，现在停车认灾也没用了。周源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思考应该怎么办。这样开下去，他的哈飞面包车肯定跑不过桑塔纳，最多一两分钟就会被超过，被堵在路上的后果怎么样他都不敢想，这帮混混打人砸车的事情肯定干得出来。

这些念头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圈，周源瞬间做了决定，手上顺势把方向盘猛一打，轻点刹车，车头就在马路上转了过来。

北阳毕竟是内陆小城，此时临近午夜，街道上基本没什么车经过，所以桑塔纳才嚣张地一路贴着追过来，他们没想到周源会在大路上急刹掉头。等他们气急败坏地跟着掉头，周源已经开着面包车钻到了路边的一条小巷子里。

虽然开的是黑出租，但周源好歹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了，市里的路是再熟悉不过。北阳市历史悠久，历朝的战火之下依然保存了不少老建筑，他选择钻进来的这条巷子是条古街，白天也是游客喜欢逛的景点之一。但正因为是老建筑围成的巷子，所以非常的窄，那帮保安的车是桑塔纳，宽头大屁股，在这种地方，根本施展不开，况且最尽头出巷子的路口有两块巨大的下马石，面包车应该可以勉强过去，桑塔纳想都别想。

一边祈祷那东西最近没被拆了，周源一边谨慎地控制着面包车在小巷子里一通钻。运气不错的是，巷子的尽头那两块下马石依然竖在那里。面包车的两侧擦着石头，总算是顺利挤了出去，那辆桑塔纳却被挡在那里进退不得，车上的人气急败坏，跳下来追着面包车的尾气破口大骂。

虽然暂时甩掉了这些人，周源的心情却变得更糟糕了。他知道这只是躲了一时而已，自己的车牌号肯定是被人记下来了，也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他越想越郁闷，只好干脆不去想了，至少眼前这麻烦暂时躲掉了。

“好车技。”周源穿街走巷摆脱后面那辆桑塔纳的时候，副驾驶上的那个客人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，直到车出了巷口上了大路，客人才忽然开口夸了一句。

周源板着脸没理他，朝前又开了几分钟，把车开进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，找了段两个路灯之间的阴影地段，利落地把车停靠在路边。

车刚停稳，周源就伸出手，看向那男人：“老板，把账结了吧，三百。然后你就下车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”

“哟，这么贵？”那男人的酒似乎醒了些，看见周源阴沉的脸色反而笑起来，“小兄弟，你这黑车开得还真够黑啊。”

周源心情很不好，还是不耐烦地给他解释：“车刚才出路口时蹭了石头，明天得去补漆。还有，要不是我，你这会儿多半已经被那帮人打死了。”说到这，周源忽然想起什么，“不行，你还得再给我……至少五百！你倒是拍拍屁股走了，明天人家找到我要钱怎么办？”

那男人点了点头，也不生气周源赶他下车，摆了摆手，依然笑着从裤兜里掏出钱包：“说得有道理，这钱确实应该给你。不过你不能把我扔在这里，要送我去个地方。”

周源接过八百块钱，对这个男人的厌恶减少了许多。之前他还很担心，这男人既然连沸腾夜的单都敢逃，说不定车费也会赖掉，那自己可就真是被坑惨了。他把钱收起来，重新发动车子：“没问题。老板，你要去哪？”

“你们这里什么地方比较偏僻？”男人想到了什么，不等回答就指了指前边，“对了，去西郊。十八里岗。”

“你是不是有毛病。”周源没有动，疑惑地看着他，“现在都十一点过了，车开到那里都半夜了。那里可不是偏僻，根本是荒无人烟。”十八里岗是个地名，不是什么景点，只有本地人才知道，可这个男人的口音听上去明显是外地人。事有蹊跷，他才不愿意跑这一趟。

那男人点了点头，坦然说道：“就是偏僻才去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周源干脆把车熄了火。

那男人笑起来：“你身上的钱加起来还没我多，还怕我抢你？”

周源的确有些担心被抢。十八里岗离市中心有二十来公里，位于北阳市和临县的交界，是个延伸了好几百米的大斜坡，周围都是荒地和树林，那一段既没路灯，也没人，是个抢劫的风水宝地。

但当那个男人又爽快地掏了两百块钱出来，并再三说明只需要把他送到那里就行了。想到难得遇上这样的好活儿，算下来这几百块钱够他平时跑两天的了，再三犹豫后，周源还是一咬牙发动了车，心想跑完这一单就收工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个决定在之后会让他无比后悔。

从这到十八里岗不算近，一路出城开向郊区，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，周源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。他听说过一些案子，现在抢劫的也学会了钓鱼，找个面善的引司机到那里，然后上来连人带车砸倒。这个念头一起来，周源越来越觉得真有这个可能，保不准对方是故意花个几百块钱吊着，好让自己放松警惕。虽然自己身上没钱，但这辆二手车自己半年前还是花两万块钱买的，现在怎么着也能卖

个万把块钱。

想到这里，周源把车门摁了内锁，又故意在车门内侧摸出把梅花起子，放在了右手边的脚下。

那男人看到他的动作，摇摇头哈哈笑起来：“小兄弟，这么小心啊？”

“老板，你去的那地方太偏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”周源本来就是故意让他看到，表明自己已经有所防备，嘴里敷衍着，手下的方向盘并没停。

“胆大心细，挺好。”那男人突然转了个话锋问道，“兄弟，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人？像个抢匪？”

周源随口应付道：“你？当然是大老板吧。”

“呵呵。”那男人听了这话，忽然冷笑了两声道，“大老板？兄弟，人是很复杂的，只看表面，你永远不知道他里面什么样。”

周源一听这话，心里一紧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喜欢这男人一副话里有话的样子，便斜着眼冷冷说道：“老板，这种时候就别开这种玩笑了。”

那男人看着周源，突然叹了口气，换了一种郑重的口气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说，啥东西才是真正算自己的？”周源摇摇头，喝醉了的人他也见得多了，眼前这种一会儿装疯卖傻一会儿故作深沉的也不是没见过，便不想和他瞎扯淡。

果然那男人吐了口酒气，自言自语说了下去：“钱？房子？女人？名声？活了一辈子，才发现没啥能真正算是自己拥有的啊。”

这句话里明显有很强烈的失落情绪。周源多瞟了他两眼，第一次仔细打量起来。这哥们儿三十来岁年纪，胡子拉碴，穿着虽然邋遢，但衣服质地应该挺不错。还有说话的语气和用词，应该是从大城市来的，若是打扮干净，也许看上去会更年轻些。周源猜想，他或许是失恋了，所以才会跑到这个小地方来散心透气，做些出格的事情来刺激自己吧。

不知为什么，周源对他的厌恶之情减少了一些，主动开口安慰他：“老哥，有什么想不开的。老天爷不是还给了咱们这百十来斤的身板吗？既然身外之物不能带走，那就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呗。佛祖不都说色即是空嘛，阿弥陀佛。”

“你信佛？”那男人忽然问道。

周源本来就是随口胡扯，被这么一问，想了想才说道：“算是吧。”其实他真没什么具体的信仰，但也不是那种完全否定的态度。

“那你相信有地狱存在吗？”男人又问道。

周源呵呵一笑：“这个我还真……这么说吧，要是什么刀山火海油锅之类摆